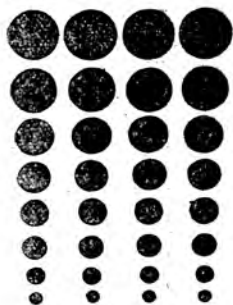


專 著



唯心哲學

與

儒家思想

周唐

中 一 龍

講 記

一、唯心哲學

西洋哲學家提倡唯心主義的很多，如來布尼茲認為萬物的基本單位是「精神」，克福立認為宇宙全體是由心靈材料所構成，叔本華，認意志為最後唯一的實在。但這些說法，都只指出其然，而沒有指出其所以然。佛家主張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華嚴經說：「世間所見法，但以心為主。」摩訶止觀說：「心是一切法，法是一切心。」孟子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。」陸象山也說：「宇宙不在我心之外。」介爾一心，怎能包羅宇宙萬物呢？這可以用佛家哲學裏面的見分、相分來解答。見分是「能」認識一切現象的主體，相分是被主體「所」認識的一切客觀現象。見相二分，在衆生心中，本是混然一體的覺性；但一發生顯現的作用就有「能」、「所」的分別。康德把想像的活動，分為意象和圖型二種：意象是想像的重造，為生活

經驗的回憶，佛家稱為前五塵的落謝影子；圖型是想像的創生，為理智與感覺的合一，即範疇內在地影響感性能力所產生的現象，康德稱為先驗的圖型。意象相當於唯識現，圖型相當於唯識變。整個宇宙都是相分的內容。華嚴經說：「心如諸畫師，能畫諸世間，五蘊悉從心，無法而不造。」此即宇宙之所由生。

二、心的體用

哲學家把自然分為本體界與現象界，佛家則分之為性相兩種，華嚴宗稱之為理法界和事法界。儒家稱之為形上與形下。本體界是超現實、超形象的存在，所以稱為形上，現象界是感官所能觸動的，有形象的，所以稱為形下。形上是靜的體，形下是動的用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；「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」都是就體言；「發育萬物」，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」都是就而言。自然界既有體用之分，為其主

宰的心，當然也有體用之分。大乘起信論把一心分爲眞如門和生滅門；儒家則有道心，人心之說。道心微妙難知，所以說「道心惟微」，相當於眞如門；人心多染欲，危而不安，所以說「人心惟危」，相當於生滅門。佛陀的本義是覺者，菩提的本義也是覺，覺便是指心體而言。心體上的覺性，平等一如，無有差別，心的發用，便千變萬化，無有窮盡。申述如下：

1. 無差別的覺性：覺性在本體上名爲眞如，眞是不妄，如是不變，即儒家所說的至誠。眞如體上，一法不立，是絕對待而不可言說，不可思議的，勝覺經稱之爲自性清淨心，意謂無善惡是非之分。王陽明說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心之用。」因善惡是非是起於後天的分別心，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」（楞嚴經）一般人只在熟睡或昏沈之時，心識的活動才停止，對一切現象不生感覺，但一個有定力的人，在定中也能停止心識的活動，所不同的是：熟睡和昏沈的人是一切不知不覺；在定中的人，仍能保持惺惺的覺照功用，只是對一切現象不起分別心而已。此種境界，便是覺性的顯露。所以六祖問惠明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惠明便於言下大悟。中庸上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。」也是指心體無善惡是非而言。

因爲中是一種沒有偏差的平衡作用。在感情上的中，便是無善惡是非的景象。感情能够得到平衡，便無異禪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一有了善惡是非的分別，便有喜怒哀樂的偏差。所以說有所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

憂患，均不得其正。雖然誠心上有偏差，在性體上却仍是無偏差的，易經上說：「無思也、無爲也、寂然不動也。」便是指性體而言。

2. 覺性在空間方面的變化：覺性在空間方面的變化，可以三身佛性說明。第一是法身，指法性而言，又稱自性身，法身是偏宇宙而無所不在的，所以說「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」「翠竹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」衆生的覺性歸到覺海（又稱性海或娑婆若海）便是混然一體，所以又稱爲大覺。孟子所說的「浩然之氣，塞乎天地。」中庸所說的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」都同於楞嚴經的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。」指的是偏宇宙的法身。第二是報身：又稱爲受用身，分自受用和他受用兩種。所有圓滿功德，無漏智慧，清淨法樂和三十二相，八十隨好，五服六通等，都是佛陀所具有的，所以稱爲自受用；所有淨土勝境和神通的顯現，是佛弟子所感召的，所以稱爲他受用。第三是化身，又稱應身或變化身，凡佛陀爲教化各類衆生而顯現，有關弘揚佛法的人、物、文、字、音、聲乃至各種自然現象，有助於對佛法起信的，都屬化身。六祖認爲法身所以顯佛性，報身所以顯佛智，化身所以顯佛行。中庸開章明義的幾句話，可用以解釋三身佛性：「天命之謂性」便指法身，因天命是本具有的意識，與自性的意義相合；「率性之謂道」乃指報身，因率性是指契合自性的意思，所有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之事，都是由自性所顯現；「修道之謂教」是指化身，

因修道包括自覺與覺他各種教化方法。

3. 覺性在時間上的變化：覺性在時間上的變化，可以分做四個階段來說：(1)本覺：即眾生本來具有的覺性，這個覺性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即連一闕提也有佛性，換言之，眾生都可成佛，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。」(2)不覺：眾生由於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妄動，遂有不覺(無明)等於在清水中投下一把泥沙立刻變成濁水。易經說：「吉凶悔咎生乎動。」覺性有了活動，便是生起無明的根本。首楞嚴經說：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」眾生在覺心上起了認識的心，便有能力認識的我，和被認識的我所，於是本具有的清淨覺性，便被一個我字蒙蔽了。楊慈湖說：「人心自明，人心自靈，意起我立，必固碍塞，始喪其明，始失其靈。」只是把佛陀所說：「大地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覺，只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」換了說法而已。(3)是始覺：是由內在的本覺和外在的教法，相互薰習，使不覺的眾生，開始有了覺心，發心修行，希望能夠回復本有的覺性。(4)是究竟覺：是始覺與本覺的合一，眾生借修行的方便，證悟佛果，仍回復到原有的覺性，便是究竟覺。中庸說：「自誠明謂之性」即是說由誠所生的明，是性體上本具的明覺，此指本覺而言，「自明誠謂之教」即是說由明到誠，是復性的教化作用。即指始覺與究竟覺而言。

三、人本觀念

儒家的思想，是純粹以人爲本位，認爲人是宇宙

的主體，人居三才之一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與天地參。人的意見，也就是神的意見。孟子說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可見人神的意志是相通的。同時神便是人格的昇華，所謂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」即是說明神也是聖人的擴大，並非於人之外，另有一個神的存在。佛家認爲人是眾生之一，但是人的重要性，超過其餘各類眾生。涅槃經說：「人身難得如優曇花。」梵網經說：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」對人是何等的重視。因爲六道之中，有智慧的只有三種：一種是天人(神仙)，一種是介乎天、人之間的阿修羅，一種是人。但在修行的方便上，人居第一位。因天人福報多，不重視修行；阿修羅瞋心太重，不能修行；只有人能知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。所以認爲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菩薩雖住天宮，但成佛時還須下生人間，始得證道。足見捨凡入聖，必須透過人的階段，完成倫理的德行。人生好比一座升降機，可上可下，要想成佛作祖，須先把人做好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不須借助神的力量。只要站在人的本位上努力，即身便可成佛。這是佛家重視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因，和儒家的人本主義，恰正相合。

四、因果觀念

我們的軀壳，是能量的結合體，軀壳的活動，便是能量的活動，通常稱爲動能，動能有不滅的永恒性，而且有互動的普遍性，其間沒有孤起和間斷的。宇

宙間每一分子的活動，都和其他分子的活動相應。小至拿起杯子喝一口水，便和倒水的人、水廠、電力廠、磁廠的人，乃至和這些人生活有關的人，都有關係。宇宙間沒有脫離互動關係的事物。心識的活動，有如電波的發散，也會產生動能，使別人受到互動的影響，最顯著的是骨肉間發生重大事變，雖相隔萬里，也能發生感應作用，感應便是一種互動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可以見佛；孔子經常夢見周公，都是心電感應作用。足證我們身心活動所生的動力，都能够發生互動的感應。來布尼茲認為精神就是動力，廣大的宇宙，是一個動力場。我們的身心活動加入動力場以後，可以影響他人，也能影響自己。加上自己過去身心活動所養成的習氣，對自己身心動力的反應，特別敏感。因此便發生往復的互動作用而產生果報。有人懷疑既有果報，何以不在行爲的當時，而必等待來世呢？這也是一個力學問題：因身心的動力，須受力場的限制，不能同時生效。如以手投石，手停而石飛不停；以杖擊輪，杖停而輪轉不停，因果關係，也是如此。果的成熟並非播種的當時，所以稱爲異果，即動能往復的異時而熟和能力轉變的異類而熟（例如火力將水轉變爲蒸汽力，再由蒸汽力轉爲機械的動力，以推動車船）所以說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因果是絲毫不爽的。儒家有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」的說法，與佛家因果觀念是一致的。

五、結 論

根據以上所述，儒佛兩家觀念，祇見融通，不見衝突。何以儒家偏要鬧佛呢？分析起來，第一是因為誤認佛法是消極的出世法，殊不知所謂消極，只是名利心的淡泊而已，在利生工作上仍是積極的，盛行中國的大乘佛法尤其如此。第二是誤認儒家重生不重死，因為孔子說過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又誤認佛家所追求的涅槃爲死後問題，以爲佛家重死不重生。但是「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」，重生也就是重死，何況孔子還說過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聞道即死，與生何益？孟子於死生之辨尤有透關見解，這就是他的捨生取義說，可見儒家絕非重生不重死。佛家也是教人即身修道，修道或有證涅槃的希望，不修道則死而已矣，死與涅槃豈可混爲一談？所以佛家也絕非重死不重生。只可說，死生爲儒佛所共重，他們態度是一致的。第三、是誤認儒家重父子關係，所謂：「父作之，子述之，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。」而佛家沒有人倫關係。但是佛家也有成家立業一如常人的居士，儒家也有妻梅子鶴的隱士，何可一概而論？而且所謂創業垂統是指德業道統而言，這種傳承，與血統可說毫不相干，孔子所述乃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，而非叔梁紇之道，而堯舜之子並未繼承堯舜之道。此外，儒家獨尊的思想，當然也是關佛的主要原因。今天，我們的觀念當與古人有所不同，我們不談文化復興則已，要復興中華文化，儒佛二者實不宜偏廢。